

## 江花

## 美文

A17

## 甘露寺

■北宋 欧阳修

曾非远城郭,寂尔隔嚣氛。  
尚有南朝树,能留北固云。  
川涛观海若,霜磬入江濆。  
卫国丹青在,孤堂绿桂薰。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曾非远城郭,寂尔隔嚣氛”,城郭,泛指城市。“城”是指内城,“郭”是指外城。嚣氛,指人世间的喧嚣与尘氛。甘露寺虽然离城不远,却给人以山林寂静、远离尘嚣的感觉。

“尚有南朝树,能留北固云”,南朝树,就是指南朝的树木。南朝的树木依然存在,苍翠挺拔。北固山上白云悠悠,气韵多姿。

“川涛观海若,霜磬入江濆”,海若,古代汉族传说中东海的海神。出自《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江濆,江岸。亦指沿江一带。晋·陆云《答吴王上将军顾处微》诗之四:“於时翻飞,虎啸江濆。”唐·李白《赠僧崖公》诗:“虚舟不系物,观化游江濆。”明·唐顺之《赠江阴陈君》诗:“幽栖选地傍江濆,高士风流宿所闻。”看江上波涛汹涌,疑是海神降临,听甘露寺钟磬声声,清亮悠远。

“卫国丹青在,孤堂绿桂薰”,卫国丹青,唐朝时李德裕为卫国公。丹青,指李德裕的画像。李德裕为唐代名相,又曾守润州,甘露寺为其扩建,故寺内有他的画像以示敬仰。

有说武宗灭佛时,李德裕将润州境内其他寺院的历朝壁画移到甘露寺。绿桂,桂花,因桂叶青绿,故称绿桂。薰,发出香气。此为双关语,暗喻李德裕流芳后世。堂前院后桂花盛开,清香四溢。人们在卫国公李德裕的画像前,都对这一代名相表示尊敬。

北固山江山相雄,景色壮丽,古迹众多,令无数游人流连忘返。欧阳修的这首诗饱含激情,寓情于景,情景相融。特别是颌联,气势开阔,对江边山寺的景貌描述精准。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欧诗也学李白,主要体现在将李白诗歌语言之清新流畅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形成了流丽婉转的风格。但是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朱秋霞)



菊(油画) 戴叔和 绘

## 灵魂深处

■文/王小波

爱树,爱它整整一世的风景。它的美,自始至终,没有空缺。

从春日一棵破土而出的小苗开始,新鲜柔嫩的枝叶在阳光雨露下,一天一个姿态地生长;仲夏来临,昔日瘦小的枝条在不轻易间,抽成一片绿海,跌宕起伏;金秋,自是黄叶飞卷,繁华落尽;待数九腊月,褪尽铅华,根根玉树琼枝在苍茫天地间傲然挺立又一年。

任一个晦暗的傍晚,斜风细雨,杨柳堆烟,为重帘幕后的思念再添离愁,载进文人画士的名册佳作,代代流芳。然而它却从未在乎过这些,只是沉静地站着,汲取空中之露,涵养地下之泉,追求着自己平实的理想。而它却不自如,恰是那最淡泊的宁静,成全了它与哲人的深交——譬如竹林之于郑板桥,譬如堂前三松之于冯友兰,譬如枣树之于鲁迅先生。

曾见过一幅图画,主题是荒原中的一棵树,幕天席地的背景,孤独的姿态,似有呼啸风来,漫卷千古的愁绪刹那间湮没了观者。

而另一个深刻的记忆便是西部沙漠的精灵——胡杨。当胡杨林大片大片地死去时,枝干仍会屹立不倒。立体的死亡凝固了永恒的时空,展示着无边的壮烈,令观者震撼。

无论是傲岸还是虬曲,有着灵魂的生命,自有不可凌越的气势!

虽未亲见,却有耳闻——树的本色,在深山老林里,方才显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可以想象,空山新雨后,寂静无人时,厚茸茸的苔藓铺满根茎,大地如同被漆上一层绿衣。人走在蒙蒙山雾里,耳边风涛阵阵,心神清静,空灵迷幻中,仿佛踏入一段与树之灵魂相交的,前生今生的缘。

其实,无所谓繁盛,无所谓衰逝;无所谓众,亦无所谓孤。赏树犹如赏阅生命本身,在心灵的对话中,在无限轮回的罅隙间,恍恍走过一世,留下的,是所见深处那挥之不去,永不衰朽的树之魂。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摘自《经典美文》)

## 说话像吵架的崔光韶

■文/谢卫东

崔光韶与崔光伯是李生兄弟,光韶兄光伯弟,史书上说是“操业相侔”,感情好是不容置疑的,光韶刚开始当官是做“奉朝请”,接到命令,他却毫不犹豫找到吏部尚书李冲,“让官于光伯,辞色恳至”。李冲报告了皇帝北魏孝文帝,孝文很高兴,准了。

让官这事,如果为虚名,一次就可以了,光韶让官也不是一次。在太和二十年,朝廷又任命光韶做司空行参军,他又提出把官让给从叔崔和,崔和也是个谦退之人,极力推辞,要不说博陵崔家是大族呢,这个家族出了很多大官名士,闲话一笔,当初三国时和诸葛亮友善的博陵崔州平也是这个家族的。孝文帝又看到了光韶让官,更高兴了,这次不光是口头表扬,还封崔和做广陵王国常侍,封光韶做秘书郎,掌校华林御书。这下双赢。

崔光韶步入仕途后,正常升迁,到后来皇帝让他以长史知青州事。在任上光韶“清直明断,吏人畏爱之”。后来又从地方调入中央,任司空从事中郎,这时候光韶因为老母亲年纪大了,辞官归家养亲,回到家田居赋诗,日子过得倒也惬意。后来又有朝廷任命,但他都没有应征。

孝庄帝初年,镇压河间邢杲流人造反时,光韶临机处分,协助刺史保全乡里,“贼退之后,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发使慰劳”。此后,他又进入了官场。

光韶曾当过廷尉卿,管刑案,当时深受宠信的秘书监祖莹因贪赃被劾,光韶要重重地惩治,当时太尉城阳王徽、尚书令临淮王彧、吏部尚书李神俊、侍中李彧一起为祖莹求情。这些王爷大臣都是当时有权有势的人,光韶对他们却正色而言:“朝贤执事,于舜之功,未闻其一,如何反为罪人言乎。”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手掌大权的朝廷要人,像尧舜那样的功业,我一件都没听到你们做过,如何现在反而却为一个罪人如此辩护呢?

这话让那些权要们很难堪,好在他自己本也不留恋官场,永安年间,孝庄帝被尔朱荣杀害,崔光韶又辞官还乡。

虽然崔光韶动不动辞官不干和他本人的性格有

关,但与此相对应的,那是他家里有钱,不用干活也能过得很好。史载他“家富于财”,但他却生性节俭。

现在说一个生活节俭是美德,但当时人却很不以为然,以为他这是吝啬,明明家里有钱,却天天穿着旧衣,骑着瘦马,吃的东西粗糙寡味,这不是装么?

崔光韶在京城居住时,同乡王蔓家夜晚被盜,两个儿子都被杀害了,孝庄帝命搜捕盜贼,挨家挨户搜查。搜到了光韶家时,发现他家里绫罗绸缎、金银财宝装满了大箱小柜。于是人们更是纷纷讥讽他矫揉造作,装!

但事实上光韶还真不是在装,他用不着。他家里这么多财物,都是他的好兄弟光伯在经营。光伯死后,光韶将家里所有的契约文书都烧掉了,河间人邢子才曾向他家借钱数万,后来来还钱,他却说:“这是我去世的弟弟借给你的,我不知道这件事。”竟不接受。

这里说说他的弟弟光伯,光伯曾经做过青州别驾,后来因为族弟崔休到青州任地方长官,于是他打个申请要求回避,他的意思是,一家人,还是我的弟弟辈,我怎么能每天上班的时候,对他执下属礼呢?朝廷后来竟也同意了。

但光伯的结局很不幸,在节闵帝时,崔祖螭、张僧皓反叛,当时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发使慰劳”。此后,他又进入了官场。光韶知道急了,他对贵平说:“以下官我看起来,这些叛军绝不是能通过慰劳就可以平息的。”但长官意志不可违,在贵平逼迫下,光伯不得已出城。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出慰劳的话,就被叛军的流箭射中身亡了。

光韶痛不欲生,直到后来他临终前写给子女的训诫中,还在说:“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饮食未尝一片不同,至于儿女官婚,荣利之事,未尝不先以推弟。弟顷横祸,权作松椁,亦可为吾作松椁,使吾见之。”就是说我们兄弟从小就感情深,平时有什么事我都让着弟弟,如今弟弟遭遇横祸而死,在匆忙中只做了个松木棺,你们在我死后也做个松木棺,好让我们兄弟能相见。